

论杜甫《雕赋》的艺术风格

◎刘 锐

(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00)

【摘要】《雕赋》是杜甫创作于天宝十三载(753年)的一首咏物赋。杜甫在赋中以雕自喻,借雕自况,表现其生存的艰辛以及怀才不遇的愁苦。同时,借雕讽喻,讽刺骄奢淫逸的统治者以及奸臣小人。《雕赋》的讽刺意味极为深刻,充分体现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。

【关键词】杜甫;《雕赋》;自况;讽喻;沉郁顿挫

【中图分类号】I207

【文献标识码】A

【文章编号】2096-8264(2025)29-0004-04

【DOI】10.20024/j.cnki.CN42-1911/I.2025.29.001

杜甫是盛唐的伟大诗人,他的诗歌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唐王朝的社会生活,因此被后人尊称为“诗圣”。然而,杜甫不仅长于诗歌创作,其赋亦是精彩绝伦。《雕赋》是杜甫创作于天宝十三载(753年)的一首咏物赋。咏物赋若只专注于对外形和神韵的精细刻画,即便能达到形神兼备的程度,仍会显得拘泥于表象而缺乏深意。而咏物佳作应在客观描摹的基础上,巧妙地寄托深层寓意,使情感得到充分抒发,如此才能产生独特的艺术魅力。清代学者仇兆鳌在研读杜甫的《雕赋》后,感叹道:“觉《鹦鹉》《鸛鹑》诸作,不能专美于前矣。”^[1]评价甚高。杜甫在赋中以雕自喻,表现自己满腹才华却始终不得赏识的愁苦以及悲惨的境遇,情感真挚,动人心魄。

一、借雕自况

《雕赋》是一首抒情咏物赋,杜甫借雕自况,借雕的特性展示自己的才华、表现自己的忠心以及志向,同时借雕所生存的艰苦环境表现自己的悲惨境遇。

首先是借雕的特性展示自己的才华。赋中第一段叙写了雕的英勇之姿态,描写了雕飞行时候的情状:“稍稍劲翻,肃肃逸响。”^[2]且雕飞行速度极快,人眼都难以追溯。后文亦有多处对雕的描写,如“观其夹翠华而上下,卷毛血之崩奔;随意气而电落,引尘沙而昼昏”^[2],描写雕在游猎之时疾如雷电、惊心动魄的雄姿;又如“是以咆哮其音,飒爽其虑;续下鞲而缭绕,尚投迹而容与”^[2],描写雕咆哮长鸣、盘旋不停却又气定神闲的狩猎时的情状;再如“夫其降精于金,立骨如铁;目通于脑,筋入于节。架轩楹之上,纯漆光芒;掣梁栋

之间,寒风凛冽”^[2],描写了雕乃金灵下凡,骨骼似钢,眼连脑髓,长筋直达关节,悬于高柱之上,通体漆黑,泛着黑光;他在柱子间跳跃,感受着刺骨的寒风。赋中塑造了一个英勇、锐利、所向披靡又气定神闲的大雕形象。杜甫借雕的英勇展示了自己也和雕一样,有着满腹的才华。

其次是借雕的特性表现自己对皇帝的忠心以及志向。在《雕赋》中,诗人着重刻画了雕被驯养的过程:首先经过严格筛选,选择“清质”的雕留在皇家林园中;继而通过专业训练,能在游猎时听得懂使唤后,再将雕置于马背上,让雕独自飞翔;最终用珠宝为雕装饰,呈现给九五至尊。这一驯化历程暗喻了士人修身养性、培养才干以待明君选拔的过程,符合杜甫“献赋”这一行为。杜甫在赋中充分表现出对皇帝的尊敬与忠心,也侧面向皇帝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入仕愿望。杜甫在赋末尾充分表达了自己的志向和情感。

在《雕赋》的结尾部分,杜甫通过描绘大雕的凄凉晚景,深刻寄托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。诗人刻画了这样一幅画面:一只曾经威风凛凛的大雕,如今只能在险峻山谷间孤独飞翔,在江岸默默栖息。它来去无踪,在高崖筑巢,在云端抚育后代,却始终远离朝廷,空有锐利钩爪而无人赏识。岁月流逝,当年意气风发的猛禽已垂垂老去,而那些平庸之辈却在金殿中享受着丰厚的赏赐。^[2]杜甫具体刻画了不受重用的雕的悲惨境遇。雕虽身负才华,却终是被弃,孤单隐身。朝廷上的“众雏”在尽情地分食鲜肉,而雕孤独死去。强烈的对比之下,突出表现了杜甫对小人的厌恶,对雕的同情。虽是写雕和“众雏”,但实际是写杜甫自己和朝廷上的奸佞小人,

表现了杜甫不被重用的悲凉以及对奸佞小人的憎恨,间接表达了杜甫想被重用的愿望。

最后,作者通过对大雕艰难困苦处境的描写来比喻自身困顿。在《雕赋》第二段中,杜甫细致叙述了虞人取雕之法。虞人取雕的节令必须在严冬。那时河海汹涌,风云四起,大雪封闭,群山暗晦,层冰纠结,树木冻死。大雕迷失方向,停止高飞。它白天没有食物充饥,晚上找不到住处,困顿十分。在这个时候打桩设网,是取雕的最好时机。^[2]杜甫以严冬猎雕的艰难场景为喻,深刻映射了自己在长安求仕期间的困顿处境,表达了杜甫入仕的愿望。结合杜甫的生平可知,此前杜甫在长安多次求仕,然而却是“朝扣富儿门,暮随肥马尘。残杯与冷炙,到处潜悲辛”,天宝十载(751年)杜甫献三大礼赋以求仕,仍无疾而终。从小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杜甫有着强烈的入仕愿望,他渴望进入仕途,在官场上发挥自己的才能。然而在长安求仕的这些年,他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打击,充满着忧愁与痛苦,如在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一诗中直抒胸臆:“焉能心怏怏,只是走踖踖。”倾吐出自己内心的烦闷与忧愤;物质上,杜甫没有经济来源,穷困潦倒,所食是“残杯与冷炙”;身体上,此时的杜甫三十三岁,却已是疾病缠身,如作于天宝十一年(752年)的《敬赠郑谏议十韵》,诗中道:“野人宁得所,天意薄浮生。多病休儒服,冥搜信客旌。”杜甫以“野人”自嘲,感叹天不遂人愿,自己又多病缠身,想要弃儒业而放任自流。可见杜甫在精神上、物质上、身体上都处于困顿之境。因此,杜甫写取雕于严冬,就是表达要取士于困顿之意。

二、借雕讽喻

赋具备两大核心功能,其一为润色鸿业,旨在通过华丽的文辞描绘盛世景象,彰显国家的繁荣昌盛;其二是美喻讽谏,运用委婉含蓄的方式,对时政和统治者的行为进行劝诫与批评。杜甫在《雕赋》中,借练雕的热闹场景,讽谏统治者的骄奢;以鸟禽野兽作比,暗指朝廷中的乱臣贼子,将赋的讽谏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首先,对统治者的讽刺。赋的第三段描绘天子游猎的情景,尽显对统治者的辛辣讽刺。狩猎时,狂风呼啸,大旗猎猎,天子车驾浩浩荡荡,时而驾临离宫,时而奔赴平原。寒冬旷野,一片苍茫,霜白的兵器林立,随行队伍声势震天。天子的护卫军围绕着华丽车驾穿梭,追逐猎物时,兽毛与鲜血飞溅,场面惊心动魄。骑士们意气风发,行动迅猛如电,马蹄扬起滚滚尘沙,白昼仿若

黄昏。众人围观,密集如堵墙,眼中唯有这场奢华的游猎盛景,却无人在意其毫无实际功效,尽显铺张与荒诞。^[2]正是因为杜甫见证了上层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,才会在见证了百姓的悲惨现状后写下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一类惊心动魄的诗句。从这首赋中可以看到,杜甫由积极入仕到后来批判上层权贵的思想转变的影子。赋中通过对繁华热闹场景的描写,讽刺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,体现了赋的讽刺功能。此外,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,当时王朝日渐昏暗,如开元二十二年(734年),李林甫登相位,排斥张九龄、李适之等贤相,独揽大权,只手遮天;天宝六载(747年),遣人仗杀海内名士李邕、裴敦复,又迫李适之自杀等等。而在国家内部乌烟瘴气,国家外部亦有忧患之时,唐玄宗却依然如此骄奢淫逸,沉迷于日常试雕活动之中。具有忧患意识的杜甫,面对唐玄宗的奢靡,不敢直言只能通过赋的形式劝谏皇帝,劝百讽一。在赋最后一段中,叙写雕未受统治者重用,“众雏僥割鲜于金殿,此鸟已将老于岩岫”,一群小鸟在金殿中分食,而雕却在山窟中孤独老死。讽喻了统治者有眼无珠,不识忠奸,间接表达了杜甫希望统治者能够辨清孰忠孰奸,重用自己。

其次,赋中对朝廷里的乱臣贼子予以了深刻讽刺,这在第四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:“至如千年孽狐,三窟狡兔;恃古冢之荆棘,饱荒城之霜露。回惑我往来,越起我场圃。”^[2]文中描绘的千年妖狐与那惯于多端诡计的狡兔,它们藏身于古墓的荆棘丛中,以荒城的霜露为食,行径鬼祟,不仅迷惑着过往的行人,还在田园附近徘徊,尽显狡黠与猥琐。这里所刻画的“千年孽狐”和“三窟狡兔”,并非简单的动物形象,而是对当时那些谄媚逢迎、阿谀奉承之小人的生动映射。彼时,唐王朝的朝政大权被李林甫把控,此人一味谄媚唐玄宗,对朝中贤能之士满怀妒忌,在朝堂上独揽大权,肆意妄为。还有杨国忠这类奸臣,凭借权势横行无忌,一人兼任数十种官职,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。杜甫巧妙地借“千年孽狐”“三窟狡兔”的形象,讽刺了奸佞之臣、庸碌之才。

在赋的第七段,作者运用多种典故进行批判:“久而服勤,是可吁畏。必使乌攫之党,罢钞盗而潜飞;梟怪之群,想英灵而遽坠。岂比乎?虚陈其力,叨窃其位,等摩天而自安,与抢榆而无事者矣。”^[2]杜甫借“乌攫”“梟怪”二典,讽刺了充满邪气的奸佞小人。这些人把自己比作能够振翅高飞、直上云霄的黄鹄,自视甚高,仿佛有着凌云壮志,可实际上,他们不过是《庄子》寓言中目光短浅、胸无大志,飞起来撞到榆树就落下来的

蚬鸡之辈。^[2]他们徒有其表,空占着高位,却没有与之匹配的能力与担当,鲜明地讽刺了当时朝廷中的素餐尸位之流。

三、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

杜甫在其所作的《进〈雕赋〉表》中,称自己之述作沉郁顿挫,追比杨雄、枚皋等前辈。后代学者往往用“沉郁顿挫”概括杜甫诗文的艺术风格。然而,“沉郁顿挫”的含义,历来众说纷纭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乔象钟认为其含义有三层:思想内容上,其展现出博大深厚的内涵,源于丰富真切的生活体验,蕴含饱满有力的情感;创作历程中,经历长时间的积累、酝酿、消化与触发;艺术呈现时,借由深厚完整的意境、锤炼精确的语言、铿锵浏亮的音调以及顿挫变化的节奏,形成独特且卓越的诗歌风貌。^[3]

章培恒认为,就“沉郁”而言,其显著体现为诗歌意境开阔雄浑,情感深沉且透着沧桑悲凉之意;而“顿挫”这一特点,集中展现在语言运用与韵律节奏上,诗句呈现出曲折有力之感,绝无那种平淡顺滑、肆意奔放的表达。^[4]

现流行最普遍的袁行霈、罗宗强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中认为,杜诗的典型风格为沉郁顿挫,其感情基调以悲慨贯穿始终。沉郁,体现为情感悲怆愤慨,且宏大深沉,有着厚重的力量感;顿挫,则表现在情感抒发并非一泻而出,而是如波浪般起伏涌动,在反复迂回中,将复杂情感细细道来。^[5]

以上诸种观点在内涵上有一定的联系,但又有较大差异。比如在“沉郁”一词的解释上,有的学者指向内容,有的学者指向意象,还有的学者指向情感。在“顿挫”一次的解释上,他们较多地指向表达的语言、音调的曲折。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,在于“沉郁”与“顿挫”两个概念均具有复杂的多义性,论者们各自所取义项不同,又都根据自己对杜诗风格的认识作了相关的引申。下文将具体分析沉郁顿挫的含义。

在文学批评的漫长历程中,“沉郁”作为一个独立的美学范畴,早在杜甫诞生前数百年就已出现。但“沉郁”与“顿挫”二词是分别独立使用的概念,未曾组合在一起。经搜集整理发现,“沉郁”主要包含着两重不同的含义。像《楚辞·九章》里提到的“志沉菀而莫违”,以及陆机在《思归赋》中所写的“伊我思之沉郁”,这些表述都侧重于描述情感层面的那种郁闷、纠结,以及难以排遣的忧愁思绪。而刘歆在《与扬雄书》中所说的“沉郁之

思”,还有钟嵘《诗品》里“体沉郁之幽思”的描述,则着重强调思想层面的深刻、深沉,展现出一种思想的深邃厚重。杜甫在《进〈雕赋〉表》中,把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扬雄相提并论,可见,杜甫所推崇的“沉郁”,实际上是继承了汉晋时期文论中“深湛之思”的学术理论脉络。就如同当代学者安旗所指出的那样,杜甫向扬雄学习的核心要点,就在于对思想深度的不懈追求。^[6]

“顿挫”一词,最早可以追溯到陆机的《文赋》。张铤在注释“箴顿挫而清壮”一句时,将“顿挫”解释为“抑折”,也就是文章写作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曲折婉转。这一美学特色在不同的艺术领域里,有着多维度的阐释:它既可以用来形容《后汉书》中所记载的“音情顿挫”,表现出语言韵律的节奏感;也能够如钟嵘在评价谢朓诗歌时所强调的“感激顿挫”,侧重于情感表达上的跌宕起伏;甚至还体现在杜甫笔下“浏漓顿挫”的舞姿描述中,展现出舞蹈节奏的强烈张力。

不过,张安祖在《杜甫“沉郁顿挫”本义探原》一文中,提出了别具一格的观点。他指出,杜甫自称的“顿挫”,实际上是接续扬雄文学脉络的关键所在。扬雄的《九州箴》等箴文,从表面上看,是在对君主的德行进行规劝,然而深入探究就会发现,其中暗藏着委婉含蓄的讽谏之意,正如崔瑗所说的“规匡教言君德之所宜”,这体现出一种高超的谏诤艺术。扬雄的《羽猎赋》《长杨赋》等作品,更是将“赋者将以讽之”的理念切实地运用到创作实践中,从而形成了一种婉曲谏诤的独特书写范式。因此,杜甫所指的“顿挫”,含义为曲折见讽,指的是继承自扬雄的这种“曲笔达讽”的修辞策略。

综上,“沉郁”是指讽喻意义的深刻,“顿挫”指讽刺手法的曲折婉转。而“沉郁顿挫”是指通过艺术手法委婉曲折地讽刺,讽刺意味深刻。《雕赋》一文鲜明地体现了杜甫“沉郁顿挫”的艺术风格。

《雕赋》全文借用雕这一意象,彰显大臣正色立朝之义,讽刺了朝廷中的乱臣贼子以及统治者的骄奢淫逸。从前文的分析中可知,杜甫以雕自况,通过写雕生存环境的艰难,表现自己的生活艰辛;通过写雕本领强大却不受重用,表现自己怀才不遇。

此外,杜甫借练雕场面的繁华热闹揭露统治者的骄奢淫逸,又借鸟禽之兽讽喻朝廷中的乱臣贼子。在雕与“众雏”等意象一正一反的对比中,彰显大臣正色立朝之义。杜甫正是通过精心构建这些动物意象,犀利而含蓄地批判了上述丑恶现象,使讽刺入木三分,充分体现了其“沉郁顿挫”的艺术风格。

(下接第84页)

种脉络在《重启未来》中亦有鲜明体现。光头强起初只想逃避,但在小亮等人的影响下,一点点改变,最终与大家成功拯救了未来世界。这种变化合乎传统文化中的“和羹之美,在于合异”,激励人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要互相帮助去应对。

五、结语

从2025年的春节档可以看出,中国动画电影在英雄塑造上的新探索与新突破。英雄“新貌”通过形象上进行多维度描绘;叙事上采用“任务式闯关”与“开放式结局”;内涵上强调英雄协作与群像力量,这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译的产物,也是中国现代性社会从“个体觉醒”“集体共鸣”到“命运共同体”转变的价值折射。

未来,随着中国动画产业的成熟,英雄神话与社会现实的双向对话或将成为新主流。中国动画产业应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,进行现代化转译,丰富性别维度,并进行多元叙事视角的融合;通过去中心化的角色塑造,减少对单一英雄的依赖,塑造出更多具有独立性格与成长轨迹的配角;对开放式结局进一步深化,为故事留下更多可能性与悬念,引导观众思考,而非单纯追

(上接第06页)

四、结语

杜甫通过赋表达他对君臣遇合的渴求,以实现他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的政治人生理想。在杜甫的献赋脉络里,其政治诉求的发展历程十分明晰。

在《进三大礼赋表》中,多“麋鹿同群”“渔樵自遣”这类隐逸描述,有意塑造出一种超脱尘世、埋没于盛世的出世形象。而这背后隐藏着杜甫“不敢依违”,渴望入仕为官的强烈愿望,他的内心始终怀揣着对仕途的向往。到了《进雕赋表》,杜甫不再含蓄而是坦诚道出“衣不盖体”“转死沟壑”的艰难生存状况。他借用贾谊、司马相如等人“排金门、上玉堂”的典故,把寒士群体内心的集体焦虑,转化为“伏惟哀怜”这般直白的请求,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对改变命运、获得仕途机会的渴望。

从《进三大礼赋表》的含蓄雍容,到《进雕赋表》的激切直白,可见杜甫焦虑愁苦的心情。而《雕赋》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创作出来的。杜甫在赋中表达了自身的怀才不遇、生活艰辛,同时委婉却深刻地讽刺了朝廷小人。杜甫通过赋这一文学形式,委婉地表达了对奸臣当道而

求一个明确的胜利或圆满结局,让观众沉浸于视觉盛宴的同时,亦透过角色重新审视自己在时代洪流中的价值坐标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李启军.英雄崇拜与电影叙事中的“英雄情结”[J].北京电影学院学报,2004,(03):1-8+23-105.
- [2]亢莉.“007”系列电影中的邦德形象解读[J].电影文学,2017,(12):73-75.
- [3]李泳霖,邓进.2025年春节档动画电影市场观察[J].中国电影市场,2025,(04):35-43.
- [4]徐威.论余华小说的反英雄叙事及其价值[J].南方文坛,2017,(03):136-140.
- [5]徐悦媛.Z时代的新青年文化[J].文化产业,2025,(08):31-33.

作者简介:

王韵淇,女,汉族,山东淄博人,湘潭大学艺术学院本科在读,研究方向:动画叙事。

姜倩,女,汉族,湖南邵东人,湘潭大学艺术学院教授,硕士研究生导师,研究方向:动画叙事伦理。

贤者未受重用的社会现状的痛恨,鲜明地表达了渴望受到皇帝赏识的心情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萧涤非.杜甫全集校注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4.
- [2]仇兆鳌.杜诗详注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9.
- [3]乔象钟,陈铁民.中国文学通史系列·唐代文学史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5.
- [4]章培恒,骆玉明.中国文学史[M].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1997.
- [5]袁行霈,罗宗强.中国文学史[M].北京:高等教育出版社,1999.
- [6]安旗.杜甫研究论文集·“沉郁顿挫”试解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
作者简介:

刘锐,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,研究方向:唐宋文学。